

人 文 新 童 话 造 梦 最 幻 想



星孩的芒果湖

马嘉恺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cc
超越丛书
美绘版

人 文 新 童 话
造 梦 最 幻 想

星孩的芒果湖

马嘉恺 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星孩的芒果湖/马嘉恺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12.6

(逃逃丛书)

ISBN 978-7-5324-9076-9

I.①星… II.①马… III.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61411号



星孩的芒果湖

马嘉恺 著

丛书创意 秦文君

插画作者 Lisk

装帧设计 赵晓音

责任编辑 张 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许 辉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7.75 字数 237 千字 插页 8

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9076-9/I·3447
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作者自述

马嘉恺

虽然出生在繁华的都市,但由于父母是上海知青,我的童年是在上海远郊的农场里度过的。与其他在上海市区长大的小孩不同,小时候的我总是和要好的小伙伴一起骑脚踏车去海边捡贝壳,爬到大树上或钻到草丛里捕捉各种昆虫,打着手电筒偷偷去别人的田里挖番薯,我们还去年代久远的废弃的工厂里探险,攀爬矗立在田野中的水塔,要么,我就一个人爬到学校操场的篮球架顶上,静静地欣赏夕阳西下时的云彩。

十二岁那年,我和两三个小伙伴躺在学校操场边的旷野上,观看了罕见的月全食,看了满天的繁星,找到了很多曾经在书上看到过的星座。后来这些小伙伴陆陆续续地和我失去了联络,而我也终于长大,告别了短暂而又美好的童年时光。然而我从来没有告别童年的幻想。那些年的星空、大树、虫鸣,在海边奔跑的小小的身影,斜靠在空荡荡的郊区车站里的破旧脚踏车;以及曾经仰望了很久的小时候的月全食,这一切的一切都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。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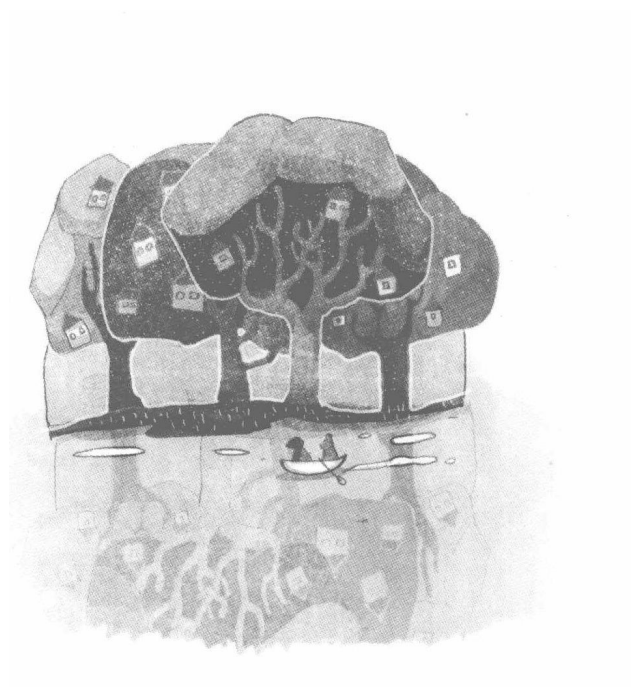
次童年,我还是想在那里——在乡下,在大树的荫翳下面度过年少的时光。因为那里有我最美好的记忆,还有曾经一起游玩的小伙伴们的身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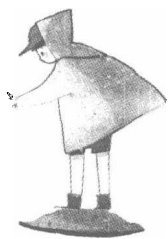
二〇〇七年我写下了《时间之城》,从那以后,我便进一步试图通过小说这一途径,构筑起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,让更多人看到那些神秘而又美好的东西——这在纯粹的现实中是无法办到的。可能的话,还想让大家跟着一起进行一些多角度的思考,来重新审视这个我们共同生存的奇妙世界,重新回味人与人之间的点点滴滴,重新面对现实与梦想的双重挑战。为此,我已经努力了很久,想必还会继续努力下去。

我要谢谢所有翻开这本书的读者朋友。因为,我们将一起在童话中变回孩子。

马嘉恺

二〇一二年





穿过夜雾，便进入了那最为幽静的丛林。两旁是茂密而深邃的草木，眼前是梦境般向前延伸而去的轨道。小驰手扶栏杆，随着缆车的轻微晃动，在月光中缓缓潜行着。

也许是因为月光的浸淫，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比往日更为静谧。那些光线无法抵达的暗处，倒是显得有些躁动不安。那是黑暗独有的躁动。月光犹如无处不在的轻音，悄然无声地敲击出只有眼睛才能看见的、夜的音符。

小驰就是在这样的时分，跟随着空中缆车进入这片秘境的。与其说是缆车，倒不如说那是一节陈旧的小型列车厢。那是很久以前用来开发山林的工具。小驰的爷爷曾是项目的负责人。这种小型列车，最初只是用来做一些初期的勘探工作。等到空中铁轨全部建成，便会由更为漂亮、更为修长的观光缆车替代。到那时，人们便可以乘坐缆车，进入山林深处观看那些罕见的风景。

然而那样的时刻一直没有到来。轨道没有继续建造，小型列车也没有换成大型缆车。小驰的爷爷对此闭口不谈，再也没透露过任何关于那个项目的讯息。不知何故，一切都被悄悄搁浅了。最初那些宏伟的开发计划，全都犹如碎纸片一般，被山间的风吹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小驰的爷爷不再提起任何关于那个项目的细枝末节，这引得当时的人们议论纷纷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、人心的健忘，渐渐地，竟然

也就不再有人过问了。那建造了一半的空中铁轨,以及如今已经锈迹斑斑的小列车,却始终没有消失。它们一直留在那儿,一直安静地悬浮在空中,沐浴着四季的风,聆听着鸟儿的鸣啭,像是两个相依为命的好友,它们始终默默无语地守候在山林的入口处。

小驰最终下定决心,是在一个星期以前。其实早在爷爷还在世的时候,他就被那条空中铁轨和永远不会有人启动的小型列车深深吸引了。那时候的他还很年幼,总爱趴在放满小盆栽的大窗台上,透过零星的花草,透过那两扇并不清澈的玻璃窗,远远地望着那辆孤单的小列车,以及那座看上去有些摇摇欲坠的空中轨道。就这样,连窗台的木头边儿都被小驰的袖子磨得光溜溜了。

他是多么向往能去乘一趟那辆小型列车啊——乘上那样的缆车,进入那片神秘莫测的森林,一定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。可是爸爸从未答应过这样的请求。爸爸说,那只是爷爷留下的一个遗迹罢了。爷爷嘱咐过,不要让任何人接近它们,就让它们安安静静地留在那儿,直到永远。可是爷爷为什么不让人靠近他自己亲手建造的工程呢?既然已经废弃了,去看看又有何妨?每当问到这里,爸爸总会三缄其口,有时连表情也会变得严肃起来,不是借口要做其他事情,就是干脆闭口不答。

为了不惹爸爸生气,并且不让爸爸感到厌烦,小驰从来不曾追问下去。然而,他的好奇心却从未泯灭。

正因如此,当他独自偷了钥匙,擅自启动了向往已久的空中列车时,他的心里忐忑得不行。哪怕就在转动钥匙的那一刻,他都害怕爸爸会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,一把抓住他的衣领,将他狠狠地训斥一顿。可就算害怕成这样,就算要冒这样的风险,他还是想试上一试。

于是,他终于还是开始行动了。

他知道,这次爸爸是不太可能突然回来了。至少一两个月内不会。这个暑假,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,据说是要参加一个十分重大的工程项目。爸爸还说,他会顺便去找一下妈妈。两周前有人带消息来

说,有人亲眼看到小驰的妈妈出现在了那座遥远的城市,好像已经在那儿定居。带来消息的人言之凿凿、信誓旦旦,声称一定不会搞错。

这样,在得到消息后不久之后,爸爸便兴冲冲地动身前往了那座城市。

爸爸他,其实是去找妈妈的。小驰心里清楚得很。可爸爸以为他并不知道。在大人眼里,小孩总是笨笨的、傻傻的,不谙世事。这让小驰感到有些气恼,又有些难过,因为他一直以为爸爸不只是把他当成小孩子,而是像自己好朋友一样对待。可爸爸告诉他说,那只是“顺便去找一下妈妈”,主要还是为了工作。

这么着,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时间里,小驰要一个人生活了。幸亏他是个能干的孩子,不然爸爸一定放心不下。即便没有爸爸在身边,他还是可以自己烧饭,做一些简单的菜,每天给屋子打扫卫生,去附近的树林里摘野菜和野果子,心情好的话自己烧水洗个澡,睡觉前看会儿喜欢的书,然后像往常一样进入恬静的梦乡。如此,爸爸也就能放心地离开了。

可是现在,他却独自一人乘上了这列多年未曾启动的老旧缆车,决心一探年幼时就已心驰神往的那片秘境。

夜的脚步在空中无声地回旋着,小驰看不到、听不到、闻不到,却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那种沁入心扉的特殊气息。眼下虽是盛夏,但山林里的夜晚依然如此凉爽。整个世界已经沉入了抹去一切色彩的空静之中,唯有数不清的草叶一起发出“沙沙”的摩擦声,仿佛有谁正在弹奏一支被人遗忘已久的夜曲。

空气有些潮湿,那是山林里特有的气候。四处弥漫着细微的水汽,小水珠们无处不在地游荡着,使得夜色也随之流动起来。小驰戴着一顶红白相间的棒球帽,身披事先准备好的墨绿色雨衣,不知不觉中,已经融入了这片流动的夜色。

驾驶着缆车,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前方,时不时事务性地左顾右盼

一下。老实说,对于是否能够启动这辆废置已久的小型缆车,他根本没什么把握。就算侥幸启动了机器,自己又是否具备驾驶它的能力呢?真是毫无自信可言呐,他想。然而神奇的是,他居然成功了。不仅如此,他似乎还继承了爷爷那与生俱来的本领,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摸清了这台复杂机械的操纵要领。那种熟门熟路的架势,就连他自己也未免感到有些惊讶。

啊,原来这么办就行了。他不禁为自己感到高兴起来,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

虽然缆车已经进入了正常行驶,但他还是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一切怀有着相当的担忧。这辆老家伙,会不会突然咽了气,停在半山之中无人搭救呢?要么,万一哪根链条因锈蚀而突然崩断,那该怎么办才好?要知道,现在已是午夜时分,倘若出了什么意外,根本就无处求救啊。

正这么想着,他突然发现前方似乎有点异常。

透过朦胧的月光与夜间的雾气,他隐约看见前面的铁轨好像有断裂的痕迹。不,那好像不是普通的断裂……

等到看清楚的时候,他差点叫出声儿来——原来前面已经没有铁轨了!如果继续往前行驶的话,势必连人带车一起坠下山谷。幸亏发现得及时,要不然这就把命给丢了。

“咯吱”——控制刹车的操纵杆被及时扳下,缆车颤颤巍巍地停在了铁轨的尽头,像是被马戏团的魔法师瞬间定格的、在夜间奔逃的大象。

小驰从驾驶室里取下一盏老式油灯,用雨衣的袖子擦拭了一下灯罩,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到车厢外,朝下面照了照。

哇,这地方可够吓人的……远处是黑乎乎的山林,下方是黑洞般急速下陷的深渊,仿佛全世界的色彩都被一股脑儿吸纳在了那个黑色漩涡里。如果盯得久了,恍然间失去平衡,一头栽下去也是很有可能的。

他揉了揉眼睛,不再去注视那可怕的深渊。

缆车方才停下,灯罩上就落满了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虫。小驰挥

了挥手，一边驱赶飞虫，一边伸手确认了一下藏在口袋里的那玩意儿——一把沉甸甸的左轮手枪。

这可是爸爸留在屋子里的防身武器，未经同意就擅自借来，虽然有点说不过去，但……怎么说呢，只身一人深入山林，还是带上一把这样的厉害家伙为妙。万一碰上什么坏人（虽然看上去不太可能），至少可以吓唬吓唬对方。

这时候，小驰已经下了缆车，举着那盏泛着昏黄光芒的灯，谨慎地沿着铁轨一侧的过道行走了几步。他异常小心，以免被看不见的突起物绊倒，或者一脚踩空，跌入暗处的坑洞。老实说，直到这时他才有点后悔——应该白天再来才对的，夜间实在太危险了。

可是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，现在打道回府的话实在有点窝囊，他转而又想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来个彻彻底底的大冒险得了，不然一定会后悔——想必那可是真正的后悔。完事之后只管回去呼呼大睡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不就行了嘛。爸爸肯定不会发现缆车被人动过，因为他自己应该也从没上来过。

可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

本以为缆车行驶到尽头，也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猛烈的山风突然袭来。虽然这风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但风力委实强得不行。小驰手中的灯盏顿时剧烈地摇晃起来，差点儿就脱手掉下悬崖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插曲，小驰意外地发现了铁轨旁边的那个物体——一架固定式的小扶梯。若不是刚才那阵来历不明的风，恐怕永远都不会发现它的存在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，然后好奇地打量起这架连接在侧道边缘的、奇怪的小扶梯。

扶梯已经锈迹斑斑，仿佛被这浓重的夜色腐蚀了一般，不无凄惨地搭在那儿。与其说“搭”，倒不如说是“悬挂”，因为似乎只要轻轻一剥，它就会彻底松脱，一整条儿全部坠下山崖。看样子，很久以前它就

应该已经在这儿了。

小驰蹲下身,让灯光沿着扶梯照射下去。嗨,这扶梯虽然又小又窄,但委实够长的。光线企及之处,根本无法见底——恐怕连一半都没有照到,简直如同通往地底世界的巨长深井一般。他一手架住灯盏,一手试探着推了推扶梯。扶梯随即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怪响,看来确已经松动了,但老化程度并没有想象中的大。应该可以承受一个小孩的重量,不至于垮掉,小驰想。

那,要不要下去看看呢?他又开始犹豫了。他歪着脑袋,凝视着那片黑暗,仿佛那儿正隐藏着他所期盼的某种隐形的指示。良久,他缓缓直起身子,朝后面望去……不知怎么的,就在那儿,他仿佛看到了年轻时候的爷爷——他也像此时此刻的小驰一样,独自一人举着小灯盏,蹑手蹑脚地在黑夜中摸索着……

小驰并不清楚眼前为什么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,但爷爷的形象却一下子给予了他相当程度的勇气。于是他朝着那幅正在消失的画面点了点头,然后重新回到了缆车旁边。他将灯盏挂回原处,然后从腰带上抽出一把小刀,在缆车的车身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:菊驰。

就当是留个纪念吧,他想。很小的时候就想这么干了。完事之后,他收好小刀,再次绕到了那个看上去摇摇欲坠的小扶梯前,深吸了一口气,接着捶了捶自己的胸膛,继而转过身,背朝外,面朝着扶梯,将灯盏的把手咬在了嘴里,然后一点一点地沿着锈迹斑斑的扶梯爬了下去……

不知道究竟爬了多久。整个过程简直举步维艰,似乎怎么努力也无法到达最底部。尽管一开始还兴致勃勃,但在黑暗的包夹与围裹下,在灯盏渐渐暗下去的微光中,小驰终于有了点放弃的念头。可是,眼下的情况根本不容许他有任何杂念。小腿肚已经酸得不行,手心也沾满了滑腻腻的汗液。只要稍不小心,两手就会滑离扶梯的把手,脚丫子就会倏地一下踩空,然后——

然后他的脚居然就踩到了地面上。

这出其不意的着陆让他吓了一跳。本来还以为永远爬不到底了呢……他大舒了一口气，然后伸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拍了拍雨衣上沾到的锈迹。与此同时，他开始注意到了周遭的异样。

一开始，他只是奇怪为什么手里的灯不亮了，同时暗自庆幸灯没有爬扶梯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灭掉。然而仅仅过了几秒钟，他就猛地反应了过来——根本不是灯灭了，灯分明还亮着，只不过……四周也同样亮着。

这就奇怪了，现在不是深夜么？怎么突然又变成白天了？小驰低头觑了一眼手表，从家里溜出来到现在，一共也就过了四十多分钟，怎么也不至于过了一晚上的时间呀。

看完手表，他又抬头朝上看去。上面黑黢黢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——这是一个连月光也无法抵达的场所。小扶梯向上延伸着，像是钉在悬崖上的电影胶卷。它的上端几乎完全被雾状的浓重黑色所吞没，只露出最下面的一小截。这么说来……小驰思忖着，上面是夜晚，而下面是白天？可是，既然上面漆黑一片，那么下面的光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一切都不得而知。

夜的乐章仿佛从某处被断然截开，不再沿着时间的五线谱流淌了。

小驰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莫名其妙。于是他干脆熄灭了手中的灯，暂时不再去管这个匪夷所思的问题。

空气依然有些潮湿，这说明眼下他仍身处山林深处的某个场所。只不过，这是一个他从未涉足过的陌生场所。周围满是茂密的草木，层层叠叠地遮挡着视线，雾蒙蒙地环绕着这个初来乍到的孩子，只留下一小片枯萎的草地。

为什么只有脚下的草皮是干枯泛黄的呢？他困惑地蹲下身子，低着头，轻轻地摸了摸地上的草尖。的确干巴巴的，毫无生机。然而四周的草木明明长得那么茂盛。草皮枯死，多半是因为有人经常从上面踩过，他

心想,学校花坛里的草皮就是被那些调皮的孩子踩坏的。

然而,哪里会有什么调皮的孩子三天两头地光顾此地?

这时小驰的视线从干枯的草地上移开了。他略带疑惑地抬起了头,然后,他的脖子忽然僵住了。因为他这才发现了那个东西——

那是一块低矮的石板,不,似乎更像是一扇用某种奇怪的石头做成的小矮门。

凑近了才发现,这奇怪的石板门上还歪歪扭扭地刻着一道叫做《雨人的沉睡国》的谜语。标题的周围环绕着华丽的藤蔓浮雕,以及许许多多音符形状的小型标记,宛如一首石刻的古典乐章。

谜语的正文是这样的:

在那消失旧世界,
雨人唱游把舞练。
来到巨大石门前,
躲进门后小房间。
古老的黑胶碟,
宽广的旋律线,
破碎的梦世界……

谜语的下方有一大片留白,像是正等着谁把谜底写上去。

小驰盯着看了一会儿,居然有种莫名的、怦然心动的感觉。是个奇怪的谜语,他想,我可能猜不出来。哎,自己本来就不是什么聪明孩子,他转而又自暴自弃地想到,还猜什么谜语呢?还是算了吧……他一边不无扫兴地想着,一边却不知怎么随手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块。接着,拿着小石块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石板上的空白处。

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写下那些东西的。意识到的时候,



他的手已经紧紧握住小石块，在那上面划动了起来——他居然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段自己脑海中的臆想。

也许这首谜语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，也许是小驰的想象力太过丰富。总而言之，当他无意中阅读了这道叫做《雨人的沉睡国》的谜语之后，脑海中就恍恍惚惚地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奇异的画面：

在一盘正在缓慢旋转的、巨大的黑胶碟上，一个小人儿——雨人正在轻盈地跳着舞。小小的雨人长得黑不溜秋、细胳膊细腿的，身上仿佛包裹着一层油亮的薄膜，脑袋上还戴着一顶歪歪扭扭的睡帽。他手舞足蹈，指尖和脚尖滑过的地方，无一例外地描摹出了一圈圈的彩色线条。这些线条凭空悬浮着，继而缠绕着飘到了雨人的头顶上方，形成了小蘑菇般的云朵。然后，彩色的雨降落下来。雨水落在黑胶碟上，敲击出了令人心驰神往的曼妙音符。

接着，雨人操纵着那些彩色的雨丝，在空气中画出了一扇门的形状。那原本虚无的形状迅速凝聚成了一扇巨大的石门。石门随着音乐中隐藏的密码徐徐打开，雨人轻快地跳了进去……门旋即关上，一曲终了。黑胶碟停止转动，画面随即消失。

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驰发觉自己已经把脑海中的画面用自己的方式描述了出来，并将它们写在了那块石板上。落笔的最后，他还突发奇想地写上了“古老的留声机”几个字。

接着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

那扇矮小的石门开始徐徐打开……

小驰瞠目结舌地望着这一切，有些难以置信。自己居然就这样猜中了答案。原来这道叫做《雨人的沉睡国》的谜语的谜底，正巧就是那幅关于雨人的画面，以及“古老的留声机”的意象。

这种巧合，简直犹如站在夜晚的阳台上伸手触摸月光，却一不小心接到了星星散落下来的碎片，而那些碎片正好可以组成打开天宇的钥匙。

一切都像是事先为他准备好的。

如此一来,小驰不得不再做一个决定——

到底是进去,还是不去呢?脑袋瓜顿时陷入了挣扎。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发生了什么意外,爸爸知道了一定会丢下手里的工作,火急火燎地赶回山林中的居所来找他。那样事情势必会闹得复杂而难堪起来。然而不得不说的是,那扇已经敞开的矮石门,对他而言的确有种莫可名状的强大吸引力。究竟何以如此,小驰自己也答不上来。总之就是想一头钻进去,就是想彻头彻尾地放任一趟,什么也不管,只管一探究竟,把一切搞个水落石出。

这时小驰又想起了爷爷。那年,爷爷的工程进行到这里就莫名其妙地搁浅了,据说再也无法向前建造任何东西,怎么也行不通,无论如何非叫停不可,一切统统撤回。当然,这只是众说纷纭的解释之一。更多的人认为,小驰的爷爷当年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,才强行终止了工程进展。而今天,此时此刻,小驰居然沿着爷爷多年前就铺设好的铁轨,来到了这里,来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小门前。

冥冥之中,小驰的心中升腾起了一种奇妙的预感。这么说或许有点夸张,但他确实觉得,自己会在这样的时刻,来到这样的场所,并非缘自简单的机缘巧合。不管怎么说,这道谜语应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猜出来的吧?他想。

也许这一切都是在暗示我:快点进入这个矮洞吧!

此时此刻,矮石门正静悄悄地敞开着,里面伸手不见五指,黑暗像是垂挂在内部的层层帷幕,把“通往哪里”这一问题的答案遮掩得密不透风。然而奇怪的是,此时的小驰却不再感到害怕,反倒是好奇心占了上风。

于是他一股脑儿把所有顾虑抛到了一边,犹如一脚蹬掉鞋带系了死结的鞋子。环视了一遍四周之后,他再度朝那个将他引到这里的小扶梯回望了一眼,仿佛在确认着什么。然后,他像一只鼯鼠般地钻入了那深不可测的黑暗之中。